

## 新安医家程杏轩治妇科病重温补思想探析

喻锦<sup>1</sup> 储全根<sup>1</sup> 李飞翔<sup>1</sup> 许笑雯<sup>2</sup> 刘德胜<sup>2</sup> 韩娟<sup>2</sup> 胡慧<sup>2</sup>

(1.安徽中医药大学徽学分中心,安徽合肥230038;2.安徽中医药大学国医堂门诊部,安徽合肥230061)

**摘要** 程文囿于《杏轩医案》中总结其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,其中重温补思想主要受明代浙江医家张介宾的影响。程氏在治疗妇科病时亦重温补思想,主要表现为:对经带疾病重视温补冲任,对胎产崩漏力倡温补气,遣方用药强调益气温阳。临床应用,多获佳效。摘验案2则以佐证。

**关键词** 程杏轩;温补法;《杏轩医案》;妇科病

**基金项目** 安徽省中医药领军人才建设项目(ZYYLJRC201911);第二批安徽省名中医学术经验继承项目;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项目;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探索性科研项目(2021zxts60)

程文囿,字观泉,号杏轩,安徽歙县人,为清代新安医家,临床以内、儿、妇科见长,著有《医述》《杏轩医案》。《医述》是其博览《黄帝内经》及历代诸家之论,采其精当者汇集而成。《杏轩医案》则为其一生临床经验之总结,也是他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。其中关于妇科病的诊治体现了其一贯重视温补的思想,现分析如下。

### 1 温补思想来源

杏轩立足《内经》,师法仲景,熟读深研经典,对刘完素、李东垣、朱丹溪、张景岳、赵献可等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多有研究,从中汲取精华,兼收并蓄,其中尤其推崇张景岳,受景岳温补思想影响甚大。如“洪荔原翁挟虚伤寒”案中,程氏认为“阳根

于阴,汗化于液,云腾致雨之妙,独景岳先生得之”,倍赞张景岳所创制的理阴煎、麻桂饮、大温中饮等方,称其为“长沙之功臣,而补其所未备”<sup>[1]</sup>。从《杏轩医案》中所用温补之方看,有补中益气汤、归脾汤、两仪煎、理阴煎、附子理阴煎、附子理中汤、暖肝煎、大补元煎、右归饮、六味回阳饮、地黄饮子等<sup>[2]</sup>。这些温补方剂大多来源于《景岳全书》,于此可见一斑。据储全根教授粗略统计,《杏轩医案》中用温补治法者约有80余案,占全书所有病案近50%<sup>[2]</sup>;据赵永璐统计,在《杏轩医案》中,用药频次最多的为甘草、人参、茯苓、熟地黄、当归和白术,补虚药的使用频次在使用频次排名前32位的药物中居于首位<sup>[3]</sup>。医案中多次使用人参、附子、熟地黄、当归、枸杞子、鹿茸等

- [7] 赵佶,撰,郑金生,汪惟刚,犬卷太一,点校.圣济总录:校本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3:2086.
- [8] 杨慧,严芳.经方附子炮制及用量探究[J].光明中医,2013,28(2):397.
- [9] 傅山.傅青主男科[M].朱峰,校注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20:21.
- [10] 叶天士.临证指南医案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8:386.
- [11] 俞根初,原著.徐荣斋,重订.重订通俗伤寒论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1:116.
- [12] 赵迎盼,翁维良,李秋艳,等.论“以通为补”学术思想及其临床应用[J].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,2014,9(10):1116.
- [13] 尤怡.金匱要略心典[M].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8:151.

- [14] 王子接.绛雪园古方选注[M].赵小青,点校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3:40.
- [15] 潘华信,朱伟常,主编.叶天士医案大全[M].上海: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,1994:678.
- [16] 吴塘.温病条辨[M].图娅,点校.沈阳: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7:61.
- [17] 秦越人.黄帝八十一难经[M].高丹枫,王琳,校注.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7:38.

**第一作者:**张泽涵(1996—),男,硕士研究生在读,研究方向:经方、验方的效应机制研究。

**通讯作者:**王雪茜,医学博士,教授,主任医师,博士研究生导师。shirlyding@163.com

收稿日期:2022-02-08

编辑:傅如海 蔡强

温补之品,注重脾肾,擅长气血双补、甘温除热之法,可见程氏对温补法的推崇,这一点也体现在其对妇科病的治疗中。

## 2 妇科临证注重温补

2.1 经带疾病重视温补冲任 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云:“女子七岁,肾气盛,齿更发长。二七而天癸至,任脉通,太冲脉盛,月事以时下,故有子。”《景岳全书·妇人规》云:“月经之本,所重在冲脉,所重在胃气,所重在心脾生化之源耳。”程氏认为冲任二脉与女子的经带胎产密切相关,冲任损伤是导致女子月经、带下、胎产疾病的重要原因。如“张观察如夫人,经期不调”一案中,此妇先天禀薄,情志抑郁,每值经期便恶寒发热、腰背酸痛、脉象细涩。程氏认为冲任失调、气少血虚为月事失调之主因,令其间进加味归脾汤以调养心脾,常服毓麟珠以补益冲任,脾肾同治。又如“鲍蒔春部曹尊堂,血枯久伤奇经”一案中,妇人“恙经年远,腰脊刺痛,转侧维艰,小便血淋,痛引少腹”,程氏辨其病因为“孕育多胎,冲任受亏,阴血耗伤”,久病损伤奇经八脉,血海空虚,阳维为病,寻常养阴益气之药难以奏效,故治以四乌鲂骨一蘆茹丸,以血肉有情之品益精补血,调理奇经。《黄帝内经》言:“阴虚阳搏谓之崩,阳气内动,发为心下崩者此也。”“江妇崩证”案中,此妇病经日久,形瘦阴亏,旧春经阻崩晕,现又延期两月,辨崩证乃阳气内动、冲脉不固所致,因“冲为血海,血犹水也。若江河之流行,设有枯涸崩决,其为患也大矣”。程氏恐其崩证复发,主张“养肾阴以济心阳,兼培冲任”,以期血气调匀,经期恢复正常。在“方氏女孩带下罕见之证”一案中,女孩夜间遗溺,常以帛垫卧,晨起帛上有白物,后频下不已,且面黄肌瘦,饮食减少。程氏认为先天禀弱,冲任不充为“女夜遗溺”之主因。以脾肾立论,令其夜服地黄丸以滋养水中之火,早服参苓白术散健脾益气,匝月见效。

2.2 胎产崩漏力倡温补气血 气为血之帅,血为气之母,气血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。宋代《妇人大全良方》言“女子以血为本”,《黄帝内经·灵枢》提出:“今妇人之生,有余于气,不足于血,以其数脱血也”,女子的经、孕、胎、产、乳与血密切相关。程氏对于半产、产后之出血危证,主张大补气血,以固其脱,认为“胎前诸病,尚须培养气血,况乎产后百脉空虚,不言可知矣”<sup>[4]</sup>。因此,对于妊娠期半产出血或产后大出血者,程氏力戒寒凉药物,而使用甘温之品以资气血化生。正如其在《医述·女科原

旨·产后》所云:“产后已亡血,而又有血崩之证者,多属阴虚气脱所致。血脱须益其气,纯用血药无济也。”其力倡补气固脱之独参汤、补益心脾之归脾汤、升阳举陷之补中益气汤等。如“汪心涤兄夫人,半产血晕危证”一案中,患妇体孱多病,小产后“血来如崩,昏晕汗淋,面白如纸,身冷脉伏”。程氏力排众人“用参恐阻恶露”之议,以回阳益气固脱之参附汤止崩,续用人参、白术、黄芪、甘草、当归、熟地黄、枸杞子等补益之药大剂浓煎,再投归脾汤以挽回险势。后“张效伊翁夫人”一案,证同前案,程氏亦照此法治验。“洪召亭翁夫人,胎动血晕”案中亦是投以补气固脱之独参汤急救保全。“某妇胎动下血”一案,施以补中益气汤加阿胶,方中人参、黄芪、当归、白术补益气血,升麻、柴胡升阳举陷,后用补药收功。“朱百春兄令婢半产崩晕”案亦是数次重用甘温补气之方使病人渡过危证。

2.3 遣方用药强调益气温阳 程氏遣方用药立足脾肾,注重健脾益气、温补肾阳。喜用甘润温养之药补益脾胃、健脾益气,血肉有情等温补之品填精补肾、温补培元。对于产后虚证发热,亦遵循“甘温除大热”之旨,如“产后血虚,治宜四物汤,加炮姜之苦温从治,使阳归于阴。若血气俱虚,恶寒发热,烦躁作渴,宜十全大补汤。对于产后阴血暴亡大热之证,应急用独参汤或当归补血汤,使无形生出有形,阳生阴长之妙”(《医述·女科原旨·产后》)。在“方芷南茂才夫人,产后心脾两亏之证”案中以归脾汤培养心脾化源,补益气血。妇人下血重症案例中使用补气固脱之独参汤、参附汤,如“续翁媳升冷兄令政半产,胎下血晕”案中重用人参大补元气,复脉固脱。“吴妇血崩”案中,程氏用甘温益气之法投以黑归脾汤,按心、脾、肝三经用药,甘温培固,培养心脾,化生气血,以急固无形之气,使血得其统,血得其藏。此外,程氏重温补的思想也体现在妇人所患其他病证中,如“汪商彝翁夫人,风寒袭络之证”一案,程氏方用当归、枸杞子、杜仲、巴戟天、附子、鹿角胶霜、狗脊、五加皮、秦艽、桑枝等温补肾阳之品,养血同时温通脉络,收效奇佳。这显然是受景岳治外感思想之影响。“方氏妇目疾误治变证”一案,方氏妇本体血虚,偶患目疾,他医误用寒凉药,患者出现晕厥变证,程氏认为“寒下耗伤真阳,阳气暴脱”,速投通脉四逆汤,但患者昏迷不醒,药难下咽,遂急用艾火灸气海、关元以回阳救逆,复进前药,待其苏醒继续服用左归饮及滋补肝肾之方善其后,后病愈目明。

### 3 验案举隅

案1.先天稟薄,情志欠舒,心脾抑郁,诊脉细涩,细为气少,涩主血虚。问寝食如常,惟月事失调,每值经期,洒渐寒热,腰脊酸疼。按冲为血海,任主胞胎,二脉交通,乃能有子。脉证若此,即无他患,恐难孕育。间进加味归脾汤,调养心脾气血之源,常服毓麟珠,补益冲任,阴阳和协,冲任调匀,则合浦珠还,蓝田玉茁,可预必也。(《杏轩医案·辑录》)

析:冲脉为经水之本,调冲任而月事以时下,此妇“先天稟薄,心脾抑郁”,参合脉证,程氏诊为气少血虚,施以加味归脾汤健脾养心、益气补血。令其常服毓麟珠,方用八珍汤补益气血,菟丝子、杜仲、鹿角霜温养肝肾。此案立足脾肾,既补先天以益肾精,又补后天以生气血,使精血充足,以达“阴阳和协,冲任调匀”之功。

案2.质亏生育多胎,此番重身三月,又复半产,气随血脱,昏晕频发,幸赖独参汤挽回。日来热发不退,时时怯寒,舌白喜饮热汤,头痛形倦,脉急无力。合参脉证,明是气血两虚,即有外邪,投鼠忌器。丹溪云:“产后当以大补气血为主,他证从未治之。”仿甘温除大热之旨。下午复诊,脉象仿佛。早间服药,安眠片时,顷复寒热交作,此属阴阳两虚,正气不胜,非症证也。原方更进一渣,明日再议。两进甘温,昨午寒后热甚,扶掖下床,小溲遗出,直至半夜,热始渐缓,切恐今午寒热复来,撑持不住。揣其寒热之故,非阴阳两亏,即正虚邪陷。当时危迫,不问有邪无邪,一意扶元固本。盖辅正即所以祛邪也。《本草》谓:“人参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。”古人治气随血脱之候,悉仗参力斡旋。昨药分两,固虽加重,惜乏参力,故难奏效耳。昨午寒热仍来,神形益倦,二更后,热势渐平。然起床劳顿,即作昏晕,顷进诊间,晕又复发。连服温补大剂,尚未见功,即云寒热由于外因,睹此狼狽情形,焉可再从标治。

仍守原制,佐以河车,亟挽真元……暂与香砂六君,俟其痛泻愈后,仍须峻补其元,冀图恢复。(《杏轩医案·辑录》)

析:此案妇人生育多胎,又复半产,气随血脱,程氏予以独参汤挽回。而后发热怯寒,喜饮热汤,参合脉证,程氏诊为气血两虚,遵循“甘温除大热”之旨,两进温补。三诊时寒热复来,程氏揣其“阴阳两亏”或“正虚邪陷”,坚持扶元固本,重用人参回阳固脱,连服数剂温补后仍未见功,程氏仍守原制,佐以温补之紫河车亟挽真元。四诊时,热势渐平,但体倦无力,气怯懒言,参合脉证,程氏认为此妇半产崩晕,血气大亏,当进一步补元归脾,从营养着手,待危证过后仍“须峻补其元,冀图恢复”。由此案可见程氏对温补法及温补药的重视。

### 4 结语

程杏轩作为新安温补派代表医家之一,深谙女子“以血为本,以血为用”的特点,对于妇女经带和胎产前后诸多病证,重视温补气血,或着眼于脾,或着眼于肾,或脾肾并重,冲任并调,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值得后辈学习和运用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 李子依,沈津湛.从《杏轩医案》浅探程杏轩学术渊源[J].安徽中医学院学报,2011,30(6):18.
- [2] 储全根.新安温补医家与温补流派[J].安徽中医学院学报,2011,30(4):12.
- [3] 赵永璐,梁安,李家勤,等.基于数据挖掘的《杏轩医案》学术思想及组方用药规律研究[J].西南医科大学学报,2021,44(3):265.
- [4] 程文圉.程杏轩医案[M].沈庆法,点评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8:132.

第一作者:喻锦(1994—),女,硕士研究生在读,研究方向:经方治疗疑难病症机理研究。

通讯作者:储全根,医学博士,教授,博士研究生导师。286428483@qq.com

收稿日期:2021-12-14

编辑:傅如海

中医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